

壹、前言

在二十世紀上半葉，瞿世英（字菊農，1899-1976）是唯一取得哈佛教育學院（Harvard Graduate School of Education, HGSE）教育學博士學位的中國學者。出國前便參加五四運動的他並未主張放棄中國傳統文化，1926年完成的博士論文，企圖建立「中國教育哲學」成為具有中國文化特質且能與西方學術對話的學科。瞿世英自回中國伊始，積極參與哲學學術研究體制之建置，並接受晏陽初「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總會」（以下簡稱平教總會）邀約，先兼平民文學部幹事，後任全職工作。他是眾多知識份子中在平教總會工作最久的幹部，也是戰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UNESCO）引為楷模，在亞、非、拉丁美洲推行基本教育計畫背後的靈魂人物。瞿世英在近代中國教育史上有重要意義，可惜至今缺乏應有關注。¹事實上，前輩教育學者之成就與意義需累積爬梳，未來才能走得更寬遠深刻，這是本文第一個研究動機。

其次，瞿世英由燕京大學畢業後並未選擇進入最負盛名的哥倫比亞大學師範學院（Teachers College, Columbia University，以下簡稱TC），而是就讀當時整體發展相對較弱且「教育哲史」更為弱中之弱的HGSE，專攻教育哲學。哈佛大學屬菁英取向研究型大學，教育學在校園中相對弱勢，創辦伊始便深受其他同仁輕蔑，在此背景下瞿世英為何選擇哈佛？這是主修教育哲學的好所在嗎？能對他產生有意義影響嗎？此外，在他申請成為博士候選人的過程中經歷了哪些考驗？在學期間學習生活與師友關係又如何？歷經該校學術養成後，學習成就得到怎樣的評價？更重要的是，此時期的學習展現何種教育觀與世界觀，奠定何種人生視野與格局？對這位重要學者，以上問題至今未知，因此也無由深入掌握他在教育史

¹ 目前可謂完全缺乏對瞿氏之正式嚴謹學術研究：僅有短篇傳記報導（譚重威，1998，2003），或處理瞿單一教育著作之期刊論文（余維武，2011），或探討瞿氏教育哲學的碩士論文（李春影，2017）。其中李文附有瞿寧武（瞿世英之子）訪談記錄，惟該訪談亦透顯即連家屬都多有誤解瞿氏行歷，例如瞿是念哈佛哲學系的，導師是霍金等等，本文已依史料證據釐清。

上的意義。本研究擬以一手史料檔案重現瞿氏成為學者的關鍵養成期，期能全面評估他的歷史意義，這是本文第二個研究動機。

此外，學成返國後的瞿世英為何未留在學術界，而是在短暫（卻深入）參與中國的哲學學術專業研究體制創建後，選擇平教總會做為奉獻場域呢？這個行動與哈佛受教經驗有何呼應關係嗎？此為攸關教育學理論與實踐兩個重要面向的抉擇問題，他的選擇有何歷史啟示？此為本文第三個研究動機。

本研究利用瞿世英在哈佛大學檔案館所藏就讀時期的史料檔案，包括求學過程之相關往來信函、修課紀錄與就讀成績、博士論文與相關評價、學院課程資料等；²此外，參考現有HGSE發展史相關研究成果（主要來自Powell, 1965, 1971, 1980），回答上述問題。至於赴美前與返國後行誼與著述則以瞿本人著作為主，輔以現有平教總會研究中（主要來自吳相湘，1981）零星呈現的瞿氏身影，³由本研究自身獨特問題意識切入。時代斷限方面以瞿1917年入學燕京大學始，至1949年結束平教總會工作止。本文目的在重建瞿世英歷史圖像，彰顯前輩教育學者夙昔典型，盼提供今日學習和轉移外來知識之啟示，因之深富重要性。

貳、赴美留學前的瞿世英

瞿世英1899年生，江蘇武進人。1917年考入燕京大學哲學系，1921年獲文學士，1922年獲文學碩士。據瞿世英提交給HGSE燕京時期修課紀錄與成績單，他在燕京接受相當廣博的人文社會科學訓練（總計162學分，數量相當多），四年總成績良好（good），修習課程包括：⁴

² Harvard University Archives (HUA). Student folders (graduate), 1916-1984 (inclusive), Graduate School of Education. Box 109, Folder Chū Shih-ying.

³ 瞿於平教總會時期著述不少，徵引無困難。但相關行動事功則缺乏他自己的紀錄。目前僅譚重威（1998，2003）直接探討，惟雖提供相當具體訊息，但乏資料出處，較難確認是否允當。至於吳相湘（1981）之作係根據紐約國際鄉村改造學院檔案與晏陽初口述訪談三百餘小時撰述，是目前唯一依據一手檔案史料的經典著作；在能實地赴紐約從平教會與晏陽初檔案中特別找出瞿氏資料前，該書為最可靠的資料來源。

⁴ HUA: Transcript Chū Shih-Ying, issued by Peking University. Apr. 27. 1925.